



神秘图像

“马克 马上到我这里来。”外祖父的工作室里传来了他的咆哮声，不知又有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了。

我当时正在活动室里练习吹奏萨克斯管，活动室楼层较高，最近我很忙难得上来一趟。

“马克 你又藏到哪儿去啦？”十秒钟后，我又听到了外祖父雷鸣般的吼声。

我叹了一口气，放下乐器，慢腾腾地走下楼去。每当外祖父责备我时，我都不

会太在意，外祖父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实在没必要跟他较劲。

“马……克！”外祖父气急败坏地叫着，连牙缝里都挤出了嘘嘘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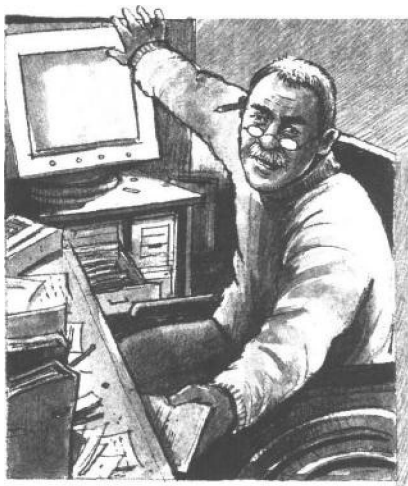
在这之前，我的爱犬沃尔夫一直在院子里和一只叫“黑衣法官”的乌鸦嬉戏。沃尔夫是一条纯种德国狼狗，它绝顶聪明，每次破案时，它都能帮上大忙，所以我也叫它“鬼怪”。“黑衣法官”装作受了重伤的样子，一瘸一拐地在潮湿的草地上走着。沃尔夫潜伏在草丛旁，想等着乌鸦渐渐靠近后扑上去。乌鸦突然机灵地飞了起来，绕到“鬼怪”的身后用它的喙使劲钳住沃尔夫的尾巴。没多久，沃尔夫就被“黑衣法官”耍得筋疲力尽了。

外祖父的叫唤也引起了“鬼怪”的注意，“鬼怪”甩开了“黑衣法官”，用前爪推开楼门，惴惴不安地走进屋内。

我和“鬼怪”一起来到了外祖父的工

作室。

“哟，你们终于来了，我还以为我要等到明天你们才会出现呢。”外祖父粗着嗓子说。



外祖父的语气很重，甚至可以说是严厉了。所以我一直低着头，两分钟后我才敢正眼看他。

“你坐下。”外祖父命令我。外祖父曾是赛克洛普侦探事务所的首席侦探，他习惯用这种口气对别人说话。

我顺从地坐在外祖父为来客准备的圈手弹簧椅中，“鬼怪”则乖乖地蹲在我身边，一声不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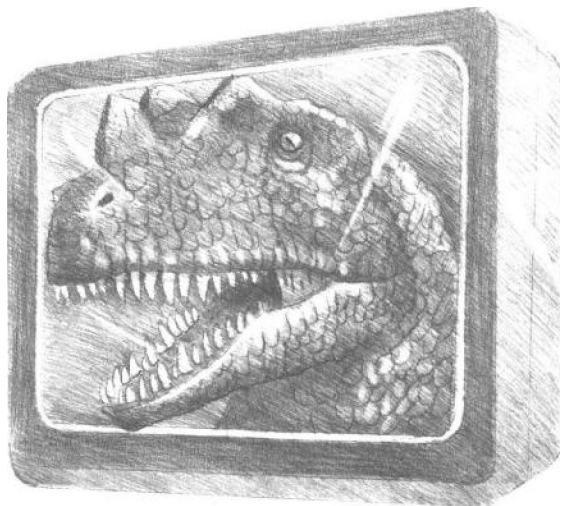
外祖父因为得了神经炎，只好每天坐在轮椅上办公，他的写字台就像军舰舰桥上的指挥台，上面配置了所有的必需物品随时能顺手使用。这里是外祖父的整个世界：一台除了烧饭其他什么都能做的电脑，尤其是电脑可以上网，能随时和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台传真机；一台功率很强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三部电话机。写字台的一只大抽屉里，搁着一台目前世界上型号最小的冰箱。冰箱里总是放着两只瓶子，至于瓶子里装着什么东西，连每天帮外祖父整理家务的女佣罗莎也一无所知。

外祖父把电脑的显示屏转向我，问道：“你认为这是什么？”

图像不是很清晰，扫描点很粗。

“是一部拙劣的恐怖电影的预告片。”
当我看到覆盖着绿色鳞片的恐龙头时，我不以为然地说道。它让我想起那些老的恐怖片上出现的庞然大物。

“别不当回事。”外祖父激动地说，“赛克洛普侦探事务所能接收到一颗侦察卫星发射的信号，卫星的主要任务是搜寻拍摄暗设在世界各地的非法武器库和军火工厂。”



我疑惑地朝他看看：“这是不是说有一家工厂专门生产恐龙当武器？我用不确定的语气问他。

外祖父用拳头敲了敲桌子，生气地说道：“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我知道这些资料真的激怒了外祖父，否则他不会发这样大的脾气的。

“这颗卫星装备了探测器，能够传回金属、放射性材料、毒品和炸弹高度集中区的图片，用这种方式我们能发现隐蔽的军工厂、武器库，哪怕设在地下的也能发现。而且这种卫星能够测定该地区是否有辐射，而辐射量的大小又能显示武器的数量。但奇怪的是这次卫星提供的图像竟然只有这些庞然大物。”经验丰富的外祖父也有点糊涂了。

“会不会卫星出错了。”我可不想看到外祖父现在这副迷茫的样子。

“不可能！”外祖父连连摇头：“这种卫

星的探测精确度很高。从图像上看，这块地方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着，肯定是通上电的，而且根本没有可进出的大门。谁要想闯入这一地区，多半会被电网击倒，烧得全身乌黑，面目全非。”他朝我看了一眼，接着说：“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办法创造奇迹，闯入这一片神秘地带，带回有效信息的。”

听到这话，我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天哪，要闯入这块危机四伏的地方简直比登天还难。

“怎么了，你害怕了，小家伙？”外祖父的口气中含着一丝嘲讽的意味。

每当老侦探叫我小家伙的时候，我就特别恼火，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挂着鼻涕的小毛孩了。其实外祖父也知道我特别讨厌这种称呼，他只不过想刺激我一下。

我可不想让他小瞧。我问道：“这块栖息着恐龙的地盘究竟是属于谁的？”

外祖父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用满意的口吻说：“问得好 土地登记册上写着这块地皮属于‘赛特隆股份有限公司’但我调查后发现，这家公司根本不向外出售任何产品，所以肯定是有人假借公司招牌暗地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会不会是恐龙养殖场 就像‘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中的那一类养殖场。”我还不太相信外祖父的猜测。

外祖父双手撑在写字台上，身体朝我前倾，压低嗓门却用更加肯定的口吻说：“不对 我不相信是这样的。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里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我的感觉从来没有欺骗过我。”

“说了半天 你还没有告诉我具体位置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东北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那里有一片丛林，还有几条河流流经那里。除了成群的鳄鱼和发

出吱吱叫声的白鸚外，就是数不清的小山丘。”

这个地方听起来不太招人喜欢。

“那么我该如何排除电网这个障碍呢？”我试探着问道。

外祖父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对我说，他的一位老同事会用飞机把我送到这一地区上空，然后用降落伞把我空降在电网区内。

“要是这些庞然大物出来攻击我呢？”我毫不掩饰心中的担忧。

“马克，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你变成一个胆小鬼了？”外祖父一下子提高了嗓门，他真的有些不高兴了，“你当然要随身带上所有的必需物品来保护自己。我已经为你订购了几种新式装备，它们的威力足够赶走一头霸王龙的头领。”





“死亡”跳伞

这次行动在我和外祖父谈话的四天后正式开始。外祖父在电话里给我的校长撒了一个天大的谎话：我至少要一个星期不能到学校上课，因为我要在家里护理得了重病的外祖父。

我乘坐波音 747 型飞机飞往悉尼，外祖父的同事在那里接我。在这次行动中我依然会带上“鬼怪”沃尔夫。它像往常一样，装在一只运货木箱里放进飞机货舱，在昏睡中度过这次飞行。

那天我在悉尼过的夜。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等“鬼怪”从麻醉剂的作用下苏醒过来，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调整一下时差。

外祖父的同事叫特迪·哈根，他是一位脸上布满皱纹、身材瘦高的老头儿。他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衬衫，走起路来像一只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他很健谈，一刻不停地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神勇故事。

11月14日我们启程去那块神秘地带。

“这个性急的老乔治，现在派你去那个地方，可真不是个好时候，”特迪·哈根一路上不断数落外祖父，“除了看到一些模糊的图像外，他什么资料也没有，我是从来不会去冒这种风险的，何况你还这么小。但我有责任帮助你，谁叫我欠你外祖父一份人情呢，不过我只能送你到那边，接下来的事情全得靠你自己一个人。”

这位性格直率的老头儿让我心情很愉快。对于此次行动我倒没他那么多顾虑。

我们的飞机中途短暂着陆过两次，当我们第二次重新起飞时，我的胃感到很不舒服。

我又一次检查了我的应急袋，里面的装备确实非常齐全。外祖父告诉我，这些东西能协助我完成使命，甚至能在紧要关头挽救我的性命。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嘈杂，特迪·哈根转过身来大声对我说：“我们在十分钟内就可以到达那个地区，你现在开始做准备，别忘了带上备用降落伞。当我告诉你可以跳伞时你马上就跳。”

我点了一下头，用扣带把降落伞的背囊缚在身上，把旅行包系在腰上。我还带着一个专门为“鬼怪”设计的托架。这托架看起来有点像婴儿的背篓，可以扎在我的腰部。

“鬼怪”已经是第二次跟我跳伞了，但它还是不喜欢这只托架。我知道它觉得坐在

托架里像个婴儿似的，这样子有损它的威猛形象。我耐心劝导它好一会儿，它才极不情愿地爬进了托架。我用两条宽带把沃尔夫的身体固定在托架上，让它的四条腿穿过小孔垂在空中。

当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时，我想我看上去就像《巴黎圣母院》中那个撞钟的卡西莫多 模样肯定非常丑陋。

“两分钟后起跳。”特迪·哈根对我大叫。

我打开身旁的舷窗，刺骨的冷风立刻朝我刮过来，现在发动机的隆隆声至少要比原先响上一倍。

我坐在舷窗的边棱上，双腿悬挂在飞机外面。沃尔夫现在搁在我的大腿和腹部之间，这让我觉得很痛，因为它足足有四十多公斤重。

我下面是一片棕红色的大地，有些地方被岩石和树丛隔断了。虽然我跳过很多次伞，可我还是很讨厌起跳前的这一瞬间。

烈风呼呼直叫，我的跳伞专用衣裤被风吹扯得好像每一部分都要离我远去。

特迪·哈根又转过身来朝我看看，然后向上竖起大拇指。我知道这是起跳信号。

我同样也竖起大拇指，跟他告别。接着就纵身一跳。我伸展开双臂，叉开双腿，让身体腹部朝下，整个人水平向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石块，在空中嗖嗖嗖地直往下掉。



我看到地面以吓人的速度飞快地朝我压过来。

沃尔夫变得不安起来。它翻过来倒过去折腾个不停，以致在托架里翻了个身，只把背对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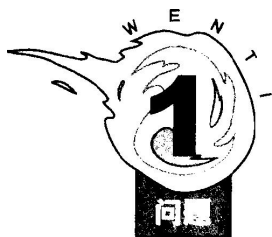
突然我觉察到一股猛然下冲的力量，紧接着我听到身下有东西在空中翻动。

天哪，捆绑“鬼怪”的宽带断裂了，“鬼怪”从托架中滑了出去。它在空中坠落的速度比我快得多。它马上就要撞到地面，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鬼怪”在空中拼命地乱蹬腿，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困惑和无助。对这突然发生的意外我也惊慌失措了。

但我很快就镇静下来。我得鼓起勇气，想办法赶上沃尔夫拯救它的性命。

沃尔夫现在离我越来越远了，我该怎么办呢？



为了能够赶上“鬼怪”
马克现在必须做什么事情？

- A** 扔掉他的降落伞背囊，他可以更快地坠落。
- B** 收拢双臂 收紧双腿，模仿鬼怪“乱蹬腿”。
- C** 做游泳动作。

3

降落伞坏了

我像“鬼怪”一样乱蹬腿，希望自己快速下降。地面像陀螺一样在旋转，我几乎失去了定位的能力，陷入了高速的飘飘然的境地。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必须赶上“鬼怪”，我必须在坠落途中抓到它。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顾不上看戴在手腕上的高度指示器了。

沃尔夫在坠落时不断绕着自己身体的轴心线打转转。它像一只猫一样乱蹬着腿，它试图用前爪着地。